



▲劉德華（右）做臥底查姜武的犯罪集團



▲劇組以一比一搭建紅隧布景



▲戲中不乏感情線



▲穿上全副裝備的拆彈專家在灣仔處理炸彈



►恐怖分子在紅隧兩端放置大殺傷力炸彈

►休班警員蔡瀚億被恐怖分子在身上綁了炸彈

# 《拆彈專家》 落重本

邱禮濤無疑是當下香港最多產的導演，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不論港產片是低潮還是高潮，平均每年有兩三部由他執導的作品上映，由各種剝削類型片、鬼片、警匪片以至個人意志的社會寫實作品，他都拍過，只是，這些作品多數是預算較少的中小型製作，像新上畫的《拆彈專家》那樣的大製作，是十分少見的例外。說《拆彈專家》大製作，不只是因為其投資大，也是指戲中匪徒要挾炸毀紅磡海底隧道的構想大。

行光

▲黃日華（右）客串劉德華的上司



《拆彈專家》的主角是劉德華扮演的爆炸品處理課警司章在山，電影一開始，他潛伏在犯罪集團中做臥底，在付出了多人死傷的代價後，把這個集團瓦解，只有姜武扮演的集團頭目洪繼鵬逃脫。多年後，洪繼鵬回到香港，先策劃多宗炸彈襲擊案，然後帶領一群亡命之徒封鎖紅隧，用困在隧道車輛內的乘客作人質，勒索金錢外，還要求警方釋放獄中的弟弟，否則就炸毀紅隧。而這一切背後，還有一個金融大陰謀……

## 主角英雄化

《拆彈專家》之所以是大製作，除了近年已經慣見的飛車爆破場面，最重要的還是紅磡海底隧道的布景。這個布景仿真度相當高，就算是入場的觀眾，幾乎人人都曾經過這條隧道，也看不出什麼破綻。電影的後半段也主要在這條對香港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交通管道，以及它和東西兩條過海隧道上打轉，為保住這條隧道，是連性命也可以付出的。

有某一類香港警匪片喜歡賣弄編導的「專業知識」，槍械武器的型號、行動守則的細節諸如此類，營造出一種專業的實感。邱禮濤不是這類型的創作人，但因為拆彈專家這樣的題材，戲中人還是要大談什麼塑膠炸藥C-4、各種不同的引信、戰時炸彈、手榴彈諸如此類的爆炸裝置，在幾場拆彈戲中努力打造某種專業質感。

只是，作為一個警務人員，章在山這個角色實在有不少讓人不解的地方。首先，電影把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拆彈人員送去當臥底，先不理是不是資源錯配，高級警務人員還要是整天面對生死關頭的拆彈人員，角色輕而易舉便打進匪幫內部，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到了後半段戲，紅隧危機發生，他又搖身一變成為應對危機的孤膽英雄。雖說匪徒是衝着他而來，但把整個警隊不同部門簡約化成為章在山和兩個上級之間的互動，實在有點兒「怪皮」，和那座高度仿真的布景不太匹配。章在山在戲裏恍如一齣荷里活通俗諜戰片中的萬能主角，一人打天下，只不過他的專長是拆炸彈而已。

## 支線欠發揮

紅隧內困着各色人等，人質與匪徒以及外界的互動，是一個營造多線劇情的好框架，只不過，戲中兩條主要線索退休／休班警員父子與內地旅行團的劇情，多少有點虎頭蛇尾，製造了一兩下煽情和刺激的效果，然後就無以為繼。其實，整部《拆彈專家》都有類似的問題，像章在山和女友的相戀，洪繼鵬弟弟的「改邪歸正」，以至幕後大反派，那個十分面譜化的西隧主席等等，像是在湊時間而填塞進去，鬆散得讓人難以連繫起來。從這點來看，《拆彈專家》是屬於邱禮濤大量生產的類型片系譜，雖然故事不通，但緊張刺激煽情搭夠，也可以好看的。

這部電影的宣傳口號是「以生命保護生命」，只是到了最後的關頭，被紅隧兩端共一千公斤炸藥威脅的，除了拆彈者外，只有價值數以千億的紅隧以及背後的經濟影響，價碼雖然很高，但沒有生命的冰冷數字，主角卻拚了命去保護，還是有點讓筆者難以入戲。

## 《銀河守護隊2》英雄回歸

### 本周上畫 >>> 林錦波

前一周上畫的《狂野時速8》（Fast & Furious 8）和《波士BB》（The Boss Baby）上周依然旺場，雖然有劉德華主演的大製作《拆彈專家》登場，但未能扭轉形勢。

今周有荷里活大片《銀河守護隊2》（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. 2），以及彭浩翔、楊千嬅和余文樂再度合作的《春嬌救志明》。

三年前Marvel和迪士尼合作的《銀河守護隊》全球勁收七億七千三百三十二萬美元，製作預算一億七千萬美元，為兩大公司賺大錢，第二集可謂萬眾期待。

雖然第一集當年在香港只收二千五百七十九萬港元，未算大收，可是在內地收五億九千六百五十五萬人民幣，相當受歡迎，第二集將於下周在內地上映。

第二集裏，一班非一般超級英雄回歸，聯手對付身份神秘，外號為「生命恆星」的壹高（Ego），他們更發現足以威脅宇宙安危的重大陰謀。基斯柏特（Chris Pratt）飾演的星爵（Peter Quill）領軍，聯同蘇薩丹拿（Zoe Saldana）的女殺手嘉魔娜（Gamora）、戴夫巴蒂斯塔（Dave Bautista）的戰士達拉斯（Drax），以及神槍手火箭

（Rocket），加上又萌又打得的小樹人（Baby Groot），一起保衛銀河。

七年前，彭浩翔導演的《志明與春嬌》回響甚佳，兩年後推出《春嬌與志明》，今年，志明與春嬌的感情步入七年之癢，兩人如何面對感情的波瀾，自己救自己。

回望一下，彭浩翔的「志明／春嬌」系列，七年前的《志明與春嬌》在香港收六百四十一萬港元，內地以外購片形式上映，收二百五十九萬人民幣，可是回響極大，也令楊千嬅和余文樂人氣急升；兩年後的《春嬌與志明》在港收二千八百萬港元，內地以合拍片形式發行，收七千零五十九萬人民幣，成績相當不俗。第三集《春嬌救志明》過去一周以優先場在內地上映，收五百六十萬人民幣，今周兩地同步上映。

此外，獲今屆奧斯卡「最佳外語片」的伊朗電影《伊朗式遷居》（The Salesman），是「伊朗式」系列導演阿斯加法哈迪（Asghar Farhadi）的新作。

六年前他執導的《伊朗式分居》（A Separation），當年已奪奧斯卡「最佳外語片」，這次再下一城，可是他因反對美國

總統限制穆斯林入境而缺席頒獎禮。影片講述舞台劇演員夫婦正在演出《推銷員之死》（Death of a Salesman），一天他們所居住的大廈倒塌，幸得同劇演員介紹遷往另一空置公寓，可是離奇意外頻生，其後丈夫知道前租客是一名麻煩的妓女，為了妻子，他不斷追尋真相。

憑《勁揪俠》（Kick-Ass）成名的九十後女星嘉兒莫蕊茲（Chloe Grace Moretz）主演的傳記電影《我的失常日記》（Brain on Fire），由愛爾蘭導演謝拉巴倫（Gerard Barrett）執導，講述嘉兒莫蕊茲飾演剛大學畢業的蘇珊娜（Susannah Cahalan），在《紐約時報》（The New York Times）擔任記者，深受重用，與音樂人史提芬（Stephen）蜜運中，可是好景不常，她突然患上久久未愈的感冒，開始變得善忘，無法完成工作，更出現幻聽和幻覺，甚至麻痺症狀。

日本恐怖電影名導中田秀夫的新作《禁斷之百合》，飛鳥濱和山口香緒里主演，講述陶藝老師和她的學生，關係神秘；突然一名俊俏的男生出現，錯綜複雜的三人關係就此失控。

## 華語片產量增的人才危機

### 光・影・道 >>> 田力

在北京電影節舉行前夕參加了一個名為「華語電影產業升級中的人才危機」論壇，講者是知名製片人、大學教授以及一位美國大學電影學院院長，他們道出了人才缺乏的理由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大學教授稱，內地電影從改革開放的年產四十多部電影發展到現在的七百多部，加上近年流行的網絡電影，人才需求量極大，暫時的人才短缺是很自然的現象。的確是這樣，近十年的內地電影市場發展得很快，大部分人趕着追求市場回報，並沒有注意到人才培訓的社會責任，說白點是沒有願景只知唯利是圖。幕前的演員因此片酬幾何級數上升，近年還發展到必須參與投資或當製片人才接拍電影，於是開拍電影困難，因沒有演員可用。幕後也一樣，市場需求大，各個工種都缺人，副手、助手變成主力，很難組合一個像樣的團隊，最後損失的是電影的質量。所以，現在市場的發展放緩是好事，汰弱留強是規律，會讓只向錢看的人得到教訓。

雖然市場增長極快，但人才缺乏的原因也不止這個，還有的是電影學院的

畢業生並非立刻能投入工業，而且他們需要的學習期並不比沒有訓練的人短，為什麼？原來內地的電影系畢業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，除了中央戲劇學院、北京電影學院、上海戲劇學院和中國傳媒大學等專業大學之外，很多其他綜合大學都有電影系，問題出於大學的制度與美國的有點不同。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院長稱，他們的老師有些並沒有上過大學，但拍電影的經驗豐富。學校就是會聘用這些業界專家，他們可以全職任教，令同學得到非常實用的技術和經驗，比起擁有任何學歷的老師更有利於同學的學習。在這點上，內地和香港的大學相同，老師必須有博士學位，是否曾經拍攝電影並非最重要，在香港，甚至有些老師未曾當過導演去教導演課程，在業界看來則是匪夷所思。

電影不是純數和理論，製作電影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層出不窮，有博士級的理論當然好，但實際經驗則更珍貴，況且甚少專業電影人會去考取博士學位的。很多學院是強調與工業接軌，找得業內人士兼職授課，效果卻不一定理想，下周再談。（上）